



汉语“道路”词汇的演变研究——以“街”为例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Road”

Vocabulary: A Case Study of “Street”

黄明威

Huang Mingwei

瓦莱崙大学、人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Walailak University

E-mail: mingwei9@gmail.com

Received: 17 November 2025 / Revised: 30 April 2026 / Accepted: 14 May 2026

摘要

“道路”是人类语言的核心概念之一。对该语义场下的词语的历时语义系统及搭配关系进行系统梳理，从而揭示其意义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对于这类词汇的研究和教学意义重大。本文以“街”为研究对象，结合辞书训诂与北大 CCL 语料库共 8617 条历时语料，探讨其语义演变的路径同时结合考察其在古代文献中的搭配和使用情况。研究认为，“街”可能源于“蹊”（人兽践踏成径），后专指“都邑中四通大道”，并沿三条路径发展：一是“道路本义线”，由城中主干道演化为可计量、可分段的城市空间；二是“专名化线”，由普通名词演化为地名语素，形成“城门”“寺庙”“行业”“族群+街”等命名体系；三是“公共空间线”，在相关联想与语境渗入作用下，由通路义引申为“街市、街坊、街谈巷议”等社会空间，实现从“通行之路”到“公共生活场所”的语义拓展。历时上，上古时期“街”以城中主干道为核心；中古时期形成包括“街”等道路词层级体系，唐宋时转化为社会与文化空间；近古时期趋于定型，南宋审美化、元代口语化、明代市民化、清代系统化。这一语义演变表明了从物理道路到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综合空间的过程。

关键词：街；语义演变；历时研究；城市空间；社会生活



Abstract

“Road”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human languag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diachronic semantic system and collocational patterns within this semantic field helps reveal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mantic change, and is therefore valuable for both lexical research and language teaching. Focusing on the word *jie* (“street”), this study draws on traditional lexicography and exegesis, together with 8,617 diachronic examples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CCL corpus, to investigate its semantic evolution as well as its collocations and uses in ancient tex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jie*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xi* (“path”), referring to a track formed by repeated trampling by humans or animals, and later came to denote broad thoroughfares in urban centers. Its development followed three main pathways: first, a “road-sense” line, in which it evolved from an urban main road into a measurable and segmentable urban space; second, a “proper-name” line, in which it developed from a common noun into a toponymic morpheme found in naming patterns such as city gates, temples, trade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ird, a “public-space” line, in which it extended from the sense of passageway to social spaces such as markets, neighborhoods, and street discourse. Overall, the semantic history of *jie* reflects a shift from a physical road to a composite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pace.

Keywords: *jie* (street); semantic evolution; diachronic study; urban space; social life

一、引言

出行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道路”类词汇自古丰富多样。王珂悦（2023）进行过汇总，发现单音节词包括街等 38 个，双音节包括“道路”等 16 个。学者们早就进行过相关探索。王力（1999）认为应该根据通车和通人进行区分，而王凤阳（1993）则有过更为精细的分类。吴宝安（2011）将这类词分为大路、小路、交道以及城中路四类，这一分类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跟“道路”类词汇可对应的是斯瓦迪士（M. Swadesh）《百词表》的第 85 号词“path”，这是人类语言中共同的核心概念，位于核心词和常用词之列，其语言学研究的意义重大。本文选取这一义场中的“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于其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尤其具有常用性，这个词也作为交通道路类传承语素收入在《汉语水平词汇与等级大纲》（2001）中（柳慧，2020:18），且收入的 13 个词素中，自古及今这个词仍主要表示“道路”义。此外，这个词与“道”“路”等词之间经常组合使用，具有一定的纠缠，如“表示‘供人或动物行走的道

路’义，方言用‘道’‘路’或‘街’”（汪维辉，2018:370），使人难以明确说明其区别，对非汉语母语者更会造成困惑。因此有必要进行研究，主要是厘清“街”的语义演变及其在古代文献中的搭配和使用情况，以期弄清其演变规律。

相关的研究不在少数，下面将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单地回顾：

首先，不少学者对“道路”类词汇进行断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演变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吴宝安（2006）以西汉时期封闭的系统对包括“道路”类的核心词汇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研究。邱丽佳（2010）考察了先秦至隋这段时间内，“道”“路”在文献中的替换演变情况，通过对“道”“路”表示“道路”义的用例进行使用频率的定量分析，对“道”“路”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断代研究。王华（2011）的研究范围扩大至唐宋时期，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梳理了“道”“路”“途”三者的演变和替换。吴丹（2013）通过构建“道路”类词汇语义场，对上古汉语（殷商至两汉时期）文献中的“陆路”和“水路”相关词的语义、频率及范围等进行统计和梳理。李宁（2019）、海啸（2021）等的研究也将研究范围置于上古汉语时期。王珂悦（2023）对现代汉语道路范畴的典型词汇：“道、路、途、径、街、巷”展开了研究。

可见，这类研究多集中语古汉语及其某个时代的研究，对整体的脉络梳理则较少。此外，这类研究因涉及的研究对象体量较大，同时也并非专门讨论“道路”一类词汇，且多关注于较全的文献频率等的统计和观察，于其引申义的变化发展的考察则略显薄弱。

第二，关于把“道路”类词汇作为常用词或核心词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吴宝安（2006）中有单节对西汉时期“路”语义场进行梳理和讨论。包智明（2008）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道”的词义从“路”到“说”的演变过程。在黄树先（2009）将“径”与《百词表》中的“path”联系，以此概念建立语义场，对汉语中表示“道路”的词语的早期面貌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该词义发展演变的轨迹。此外，邱丽佳（2010）、王华（2011）等也以“常用词”的视角对“道路”类词语进行过探讨。汪维辉（2018）将“道/路”纳入了100个汉语核心词之列，对其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

这类研究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和材料支撑，需要我们在相关的思考启发下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对相关的猜测或观点进行验证。如包智明、黄树先等提到的“道路”与“行走”“告诉”等关系密切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但这类研究缺乏大量语料进行支撑和验证。

第三，不同语言相关的对比研究。如毛继光，秦玉芳（2019）对汉英“路/road”的隐喻表达进行对比，对二者的共同隐喻和区别进行了比较，并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原因的分析。吴瑾萱（2020）也对英汉“路”的隐喻认知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以文学作品的解读加深了读者对“路”与选择、人生、方法的关系对比英汉“路”的不同隐喻内涵。

还有不少研究比较零星，如字词典或工具书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或是某些专家学者的某一特定方法或理论进行的相关研究，如王永超（2009）、孔鑫颖（2025）等以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对曲阜街道名称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道路”类词汇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多集中于特定的某个时代，对于具有代表性且词义脉络完整，采用大型语料库关注到整个古代汉语，同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而专门对“街”进行系统性词义演变的研究还不多见，所以有必要进行研究。本文希望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上,前人多从“道、路、途、径、街、巷”等道路词整体出发,或集中于某一断代语料,较少对“街”这一具体词汇作古代汉语的系统考察。本文以“街”为例,结合辞书训诂与 CCL 语料库 8617 条历时用例,重建其从早期的语义探索到近代城市用语定型的完整过程。第二,研究内容上,前人多关注“街”的道路本义或词典释义,本文进一步把“街名”“街坊”“街市”及一些僻义等用法纳入统一解释框架,揭示其从物理道路向社会、制度和文化空间扩展的过程。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不仅进行义项归纳,还结合搭配结构、专名化形式和历时数量变化,提出“道路本义线—专名化线—公共空间线”三条相互关联的演变路径,从而为汉语道路词的语义演变研究展示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本文拟考察和解决以下问题:(1)“街”的完整语义演变过程如何?(2)“街”在古代文献中的搭配和使用情况?(3)“街”的语义发展在宏观上如何从物理道路到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综合空间的过程?

二、理论和方法

本文拟以董为光(2004)的词义演变理论为框架,即依托词义运动动态解释法,以“是否与语用直接有关”为界,将词义的演变规律分为“语用性词义演变”和“非语用性词义演变”两大类,以下各包含若干小项,以此作为词义演变的一般规律。这一理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将所有的引申类型都看成是词义在语言运用中的派生结果,从词义演变的内在规律出发,将具有解释性的类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本文在讨论时将结合辞书、文献与北大 CCL 语料库的具体例证(如无特殊说明,则该例句来自语料库,参考文献中不另做引用),对“街”的历时语义系统及搭配关系进行系统梳理,以揭示其意义发展的规律与特征。

此外,在处理“街”的早期语义探索方面,本文参考了词汇类型学与黄树先“比较词义”理论。西方语言类型学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强调通过跨语言比较揭示语言共性与差异。Greenberg (1963) 关于语义或功能比较标准的讨论,以及 Ullmann (1966) 关于“语义共性”的研究,为词汇意义的跨语言比较提供了理论前提。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词汇类型学逐渐兴起,其目标是考察相同概念在不同语言词汇系统中的表达方式、变异范围和类型特征。进入 21 世纪,Koptjevskaja-Tamm (2008)、Evans (2010) 等学者进一步推动了词汇类型学和语义类型学的发展,使词汇意义、语义范畴和词义变化成为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黄树先(2012)进一步提出“比较词义”理论,主张通过跨语言词义比较探讨汉语词义发展。其研究步骤包括汉语内部系统整理、亲属语言比较和广泛的类型学词义比较。本文借鉴这一思路,旨在利用其他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概念的类似引申路径,说明某些早期缺乏文献记载的词义引申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自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为汉语早期词义探索提供类型学旁证。

研究步骤上,我们先将不同时期的语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去除乱码、错误(如误以“衍”为“街”、无关(如语料中大量“龙街”,其实为人名)等的情况),然后对每一条语料进行逐一识读和记录,计算数量,并对例句进行挑选,选择典型例句进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在例句的挑选方面，如果某个时代例句较少，则穷尽列举（如西汉时仅 1 例）；如例句较多，则挑选使用，同类的仅举一例，但大类之下涉及众多小类，则根据解释的需要增加。比如“街道”这一大类，内含各种小类，分析重在考察和解释搭配和使用情况，所以虽词义为“街道”，但搭配包括“‘街’与‘道路’类词的并举”“‘街’+方位”“‘街’+官职”等小类，新兴用法则也需要举例解释，而继承性的表达则不再重复举例（词义不同除外，如唐代的“花街柳巷”与明清的“花街柳巷”）。

三、“街”的词义演变

（一）“街”早期词义探索

关于“街”的来源，不少学者做过讨论。如章太炎认为“其街为四通道，畦为田五十亩，即孳乳于圭画。”（章太炎，1970：）张博将章太炎所谓的“孳乳”解释为“词义引申导致词的分化而语音相因或稍有变化。”（张博，2003：37-38）也就是说，章太炎认为“街”和“畦”都由“圭”引申而来，只是在语音上略有变化，据郑张尚芳（2018），圭*k^hee、街*kree、畦*g^hee，的确如此。此外，还有诸如“街”与“规”“晷”同源（王凤阳，1993：229）以及“街”字从行圭，故表示“大道”，并引慧琳《一切经音义》“街，都邑中之大道也。”（黄金贵，2016：723）等的说法。又《古文字诂林》引马叙伦的观点，认为“‘街’为‘行’之转注字”。（李圃，2002：545）马叙伦所谓的“转注字”指的是“从这里运输到那里。从名义上来看，就含着把这字的形、声、义转运到那字里去的意思”（马叙伦，1958：85）。在这一过程中声音和形体发生变化而意义不变，或变化不大。也就是说，马叙伦认为“街”由“行”而来。黄树先（2009）将“行”和“街”置于“道路”这一语义场中进行探讨，但分属于不同的系列，即分为不同的词族。而“街”置于“蹊”系列，涉及的同族词包括“溪（蹊、溪）”“畦”和“街”，且援引沙加尔（2004）和吴安其（2006）的观点，认为“蹊”与“街”古音相差一个*r 介音，因其有表示“成双或多歧分布物的名称”（沙加尔，2004：127；吴安其，2006：150），似乎意在说明，“街”来自于“蹊”，而“蹊”表示“道路”的名词义来自于其动词义的“践踏、等待”（金理新，2012：309；丁福保，1988：2614 页）。【汉】许慎（2012）：“街，四通道也。”【清】段玉裁（1988）：“街，携也，离也，四出之路携离而别也。”段氏说这是“叠韵为训”，张道俊（2011）认为段氏所谓的“叠韵为训”，若被训字与主训字词性不同，则偏“释源性训释”（张道俊，2011：32）。也就是说，“四通之道”之所以叫“街”，是因为此路从四面延伸出去、又分开的道路。

结合前人研究，本文认为焦点主要集中在来自于“圭”或“蹊”，本文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即表示“道路”义的“街”来自“蹊”。理由如下：

a. 所谓“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蹊”可以推测是最符合原始道路概念的，即人为踩踏出来的状态。

b. 在山林间，人走的“蹊”与水流经的“溪”往往是重合的——这一点，对于有野外旅行经验的人都很清楚。郑张尚芳（2024）根据藏文、缅文、泰文以及孟文中与汉语对应的同根同族词进行比较，认为道路和村镇的街巷来自于河流水道形成的河谷。从“溪流”到“河

谷”的理解, 需要进一步解释。王力(2000): “‘溪’是‘谿’的后起字。”(王力, 2000:1308) “谿”, 本指山间低凹狭长的流水道。所谓山间的流水道, 其随季节的不同, 无论有水、无水, 通川或不通川, 都叫做“谿”。“谿”也写作“溪”。又《广雅·释山》: “溪, 谷也。”

c. 到了田间, 这种“蹊”自然划分出整齐的田块, 就成了“畦”。

d. “街”*kree 的说法, 与上述三词, 即蹊*gēe、谿(溪)*khee、畦*gēe, 音韵上也都是相通的。但作为城市道路, 形象特征有了许多差距, 且另有一些其他同类说法, 比如“术”“衢”等。

此外, 黄树先(2012: 391-392)“足迹与小路”条, 列举了印尼语、英语、德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以及土耳其语的例证, 可供参考。可见, 此引申路径为人类语言较普遍的规律。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街”的语义起点可能应当是“蹊”。“蹊”本义为人兽践踏形成的小径, 其特征在于“由踩踏而成路”。这种原始道路的概念, 经由语义扩展, 逐渐发展为“街”, 并在城市空间中专门化为“四通大道”。《说文》的解释说明“街”已不仅仅是小径, 而是道路交会处的大道。也就是说“街”承继了“蹊”“踩踏成道”的特征, 并在城市制度化语境中固化为四通大道的称谓。这一语义演变符合董为光(2004)所论的词义发展机制, 体现了相关联想, 即由乡间小径到都邑大道的空间延伸, 最终演变为都邑中的四通大道。

(二) “街”的“道路”义

1. 《说文解字·行部》: “街, 四通道也。”

这是“街”的本义, 强调其作为道路节点的交通属性。吴宝安(2006:182-183)指出“街”主要指城市大道, 西汉文献中多与“巷”“衢”“路”等并举(吴宝安, 2006:182-183); 黄金贵(2016:723-724)认为汉以后“街”一直作为城中大路的通称(黄金贵, 2016:723-724); 李宁(2019)则从频率角度考察, 认为“街”出现于上古中期, 表示“都邑中四通八达的笔直大路”(李宁, 2019:123), 其出现晚于“巷”, 与“术”同源而在大都会兴起后逐渐取代“术”(王凤阳, 1993:229)。这些研究与上古语料所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

(三) “街”的“道路名”义

2. 《全汉文》: “成都在赤里街, 张若徙置少城内, 始造府县寺舍。”

“赤里街”中的“街”已经是街道名, 属于专名化用法。这种用法源于街道在城市中的显著性, 在反复使用中, “街”逐渐固化为街道命名的常用语素, 进入专名化阶段。可见“某某街”的命名方式汉代就已形成。其语义演变符合董为光(2004)所谓“语境渗入”与“义点独立”的类型, 即普通名词在特定语境中反复使用, 逐渐独立为专名。这与黄金贵认为的“汉以后‘街’一直作为城中大路的通称, 并常用作道路名”(黄金贵, 2016:723-724)的说法一致。

(四) “街”的“市集”义

3. 《吕氏春秋·不苟论》：“百里奚归，辟公孙枝。公孙枝从，自敞于街。”
4. 《广阳杂记》二：“蜀谓之场，滇谓之一，黔南谓之务，河北谓之集。”

“街”的语义在上古文献中不仅表现为“四通大道”的本义，而且逐渐引申为“市朝、市集、街市”之义。《广阳杂记》的描述则表明“街市”在不同地域被称谓不一，但皆指交易聚集之所。这些语料表明，“街”已从最初的道路义扩展出“市朝、市集、街市”的语义。

在词义演变理论框架下，董为光（2004）指出，汉语词义的发展主要受“相关联想”和“语境渗入”两种机制推动。前者指词义因空间位置、功能或场景的关联而转移，后者则指特定语境反复附着于词的使用中，最终固化为新义。这样看来，“街”由“四通大道”引申为“市朝、街市”，正是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道因交通便利而成为人群与货物流通的中心（空间联想），而在市镇制度和社会生活中，“街”频繁出现在集会、交易等语境中（语境渗入），最终形成新的核心义项。同时，“街”在义场中取代“术”，成为主干道及集市的专称，这符合董为光所说的“义场调整”规律。

综上，“街”的语义演变脉络清晰：其源自“蹊”（人兽践踏成径），由“通行之路”扩展为城市“四通大道”；继而专名化，用作地名构件；再由道路义引申为市集义，即大道作为交通与交易枢纽的空间理据和社会语境推动。整体而言，“街”的语义发展可分为“三义线”：通行之路（道路本义线）、城市大道（专名化线）、市集场所（公共空间）。这一过程既表明了词义发展的普遍类型，也深受古代城市制度与经济生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北大 CCL 语料库对“街”在古代文献中的使用和搭配情况进行考察，从而探讨其从史前路径到清代语义定型的演变规律。

四、语料库背景下古代各时期“街”的用例分析

“街”是汉语城市语汇中重要的空间词，其语义演变与古代城市结构、社会组织及宇宙观念密切相关。本节以 CCL 语料库为基础，分析不同时期“街”的语义与搭配和使用情况。依王力（2008）分为上古（周一东汉）、中古（六朝—北宋）、近古（南宋—清）（王力，2008:43）三阶段，共得语料 8617 条，经筛选与分析以揭示其历时语义特征。

（一）上古时期（周一东汉）“街”的用例分析：

从 CCL 语料库搜索情况看，上古时期（周、春秋、战国、西汉、东汉）的语料数量和分析如下：

1. 周代并未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
2. 春秋时期并未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
3. 战国时期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6 条。先看用例：



- (1) 公孙枝徙，自敷于街。(《吕氏春秋》)
- (2)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管子》)
- (3) 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管子》)
- (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韩非子》)
- (5) 夫弃灰于街必掩人。(《韩非子》)
- (6) 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韩非子》)

6 条语料中，“街”的词义可分为三类：“街道”4 例（例 1、4、5、6）、“市朝”1 例（例 3）以及“通”1 例（例 2）。“街道”义为主要义项，说明战国时期“街”已确立为“城中道路”的基本语义。在这些例句中，“街”除具有行走功能外，还表现出较强的社会与政治公共性：既可成为秩序规范的管理对象（例 4、5），亦可象征礼治清明（例 6）；并且，“街”与“道”并列时，前者多指城内道路，后者为城际通途。例（3）中的“市朝”指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可作为听民言、察民情之地。例（2）的“通”义源于道路的通达属性。由此可见，“街”在战国时期已超越物理空间，演变为社会秩序与公共生活的象征性场所。

4. 西汉时期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仅有 1 条。

- (7) 街道周回七十里。(《西京杂记》)

此处“街”已完全确立为指城市内部的道路系统，语义具体且具空间量化特征。例句中不仅“街”与“道”并用，而且表明其概念已扩展为城市规划与布局单位。

5. CCL 语料库中东汉时期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29 条，先看典型用例：

- (8) 不以街北街东为阳；街南街西为阴。(《宅经》)
- (9) 于今迎当置长安槁街。(《全汉文》)
- (10) 入市门曲折，亦有巷街。(《全汉文》)
- (11) 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园囿街路。(《前汉纪》)
- (12) 焚之于四达之衢，却走马之街。(《前汉纪》)
- (13) 行部 衢通街也。从行同声。徒弄切。(《说文解字》)

东汉时期 CCL 语料共 29 条，可分为三大类：“街道”义 20 条、“街名”6 条以及“词典释义”3 条。其中“街道”义下面又包括“街+方位”（6 条）和“街与道路并举”（14 条）两个小类。其中“街与道路并举”为主要义，表明“街”已确立为“城内主干道”的核心语义，“方位”义体现其纳入阴阳风水体系，“街名”属专名化用法，“词典释义”则显示语义已定型。

例（8）显示“街”具方位与规划意义，例（9）中“槁街”等表明其行政与外交功能。例（10）—（12）中“街”“巷”“路”“衢”并列，展现城市道路层级体系的成熟。这一点与吴宝安（2006）指出的在西汉文献中多与“巷”“衢”“路”等并举的论断有所出入。例（13）说明“街”已成为稳定词汇网络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一些语料直接表现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

(14) 填街满巷，争进在前。(《论衡》)

(15) 孤儿啼于道。老母寡妇。饮泣街巷。设虚祭于道旁。(《前汉纪》)

(16) 博奕男子之事。于街巷阡陌。(《前汉纪》)

此外，例(14) — (16)揭示“街”亦为社会生活空间，承载观礼、祭祀、娱乐等功能，展现人群聚集与情感表达。总体而言，东汉时期“街”的语义已从物理道路扩展为兼具行政、方位、交通与社会生活多重意义的城市空间概念。

上古时期“街”的使用情况详见表一。

表 1 上古时期“街”的用例

时期	用例数	比例	主要语义
周代、春秋	0	0%	未见用例
战国	6	16.7%	“街道” 4 例，占 66.7%； “市朝” 1 例，占 16.7%； “通” 1 例，占 16.7%
西汉	1	2.8%	“街道” 1 例，占 100%
东汉	29	80.5%	“街道” 20 例，占 69.0%； “街名” 6 例，占 20.7%、 “词典释义” 3 例，占 10.3%
合计	36	100%	—

综上，上古时期（周至东汉）“街”的语义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具体到抽象、由物理空间向社会空间的演变。战国时“街”首次出现，以“城中道路”为核心，并派生“市朝”“通达”等义；西汉时期语义趋向具体、纳入城市规划；东汉时期用例激增，“街”已稳固为城市主干道名称，并扩展至行政、方位、交往与生活领域，成为城市秩序与社会活动的重要象征。总体上，“街”的发展表明中国早期城市空间由交通通道向公共生活空间的转型。

(二) 中古时期（六朝—北宋）“街”的用例分析：

从CCL语料库搜索情况看，中古时期（六朝、隋、唐、五代、北宋）的语料数量和分析如下：

1. CCL 语料库中六朝时期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62 条，先看典型用例：

(17) 街谈巷议，罔顾听闻。(《全刘宋文》)

(18) 不补街亭所丧。(《全刘宋文》)

(19) 轺车盈街。(《抱朴子》)

(20) 藁街有归命之虏。(《全梁文》)

(21) 街县之讼方兴。(《全梁文》)

(22) 骑都塞市，郎将填街。(《全梁文》)

(23) 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搜神记》)

六朝时期共 62 条语料，可分为六类：“街道”义 28 条、“街名”义 14 条、“地名”义 13 条、“抽象象征”义 5 条、“街与市并举”义 1 条，“聚居区”义 1 条。其中“街道”义下包括“街与道路并举”（18 条）与“街道结构”（10 条）两个小类。整体显示“街”以“城市主干道”为核心义，同时扩展至行政命名、社会功能与文化象征领域。例（17）“街谈巷议”成为“民间舆论”象征，说明“街”由物理空间延伸为社会交往与舆论传播场所。例（18）“街亭”“潜街县”等说明“街”入地名结构，具行政、军事功能。例（19）“辋车盈街”及“都街”“街邮”“街南庙”等表明街道分化并兼具政治、宗教、交通职能。例（20）“天街”“藁街”等具有礼制与象征意义，代表“街”由实体空间升格为政治符号。例（21）“街县”“南街”“街邑”等多见于骈文、诰文，语义抽象化，成为政治与文化意象。例（22）“郎将填街”中“街”“市”并列，揭示经济与交通的融合；例（23）“范氏街”则指家族聚居区，反映社会结构化趋势。

综上，六朝“街”的语义在保持“主干道”本义的同时，向制度化、社会化、象征化发展，既是城市结构的核心通道，又是政治、宗教与社会生活的象征空间，标志着中古城市从物理交通向公共与文化空间的转型。

2. CCL 语料库中隋代与“街”有关的语料共 3 条：

- （24）至街道逢之。（《启颜录》）
- （25）持篮至骠骑街十字路。（《古小说钩沉》）
- （26）时道惠家于京师大街南。（《古小说钩沉》）

隋代共见 3 条语料，可分为两类：“街道”义 1 条（例 24）、“街名”义 2 条（例 25、26）。“街道”义延续两汉以来“城内主要通行道路”的核心语义，而“街名”义则表现出制度化、地名化趋势。例（25）“骠骑街”以官职命名街区，例（26）“京师大街”为都城中轴主街，显示“街”已成为固定的行政与地理专名。

例（26）中“十字路”一词尤为突出，此处“街”与“十字路”并列，语义分化明显：前者指纵贯全城的主干道，后者专指街道交汇点，表明出城市空间描写的层级化与精细化。“十字路”一义沿用至今。

综上，隋代“街”在延续通衢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出专名化与层级化特征，呈现出城市规划语言体系的成熟与结构化。

3. CCL 语料库中唐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713 条。先看典型用例：

- （27）花街柳巷觅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玩。（《全唐诗》）
- （28）本街使连喝不住。（《唐文拾遗》）
- （29）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全唐诗》）
- （30）长怨十字街，使郎心四散。（《全唐诗》）
- （31）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全唐诗》）
- （32）五字句求方寸佛，一条街擎两行蝉。（《全唐诗》）
- （33）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全唐诗》）

(34) 皇城内诸街铺，各给木契。(《唐律疏议》)

(35) 养闲汉出入，妇女出街坊骂詈。(《义山杂纂》)

唐代共有 713 条语料，分为五类：“街道” 499 条（例 27、28、29、30、31、32 等），“街名” 155 条（例 33 等），“街区与市集” 54 条（例 34、35 等），“地名” 4 条，“星宿” 1 条。总体上，“街”的语义在唐代达到显著扩展的重要阶段，兼具交通、行政、宗教与文化多重功能。例（27）的“花街柳巷”区别于后世的烟花之地，此处为文学的象征用法，指普通人居住的“尘世”。例（28）为“街道”+官职的组合，表明唐代街道治理的情况。例（29）“街东街西讲佛经”说明街道成为宗教传播场所；例（30）“十字街”在唐代语料中已成为新兴复合结构并普遍出现，专指交会处，与“街”形成层级区分；例（31）“街头”显示语义由通道延伸为节点空间。例（32）“一条街”为唐代出现的新兴用法，表明数量结构的固定化与语法化。例（33）“朱雀街”代表长安中轴大道，与“天街”“铜驼街”等同为礼制空间标志，语义已具象征性。例（34）“街铺”指巡逻治安机构，例（35）“街坊”转指邻里共同体，表明“街”成为社会与行政单位。此外，“星街”、“街日”分别引申为星宿名与集市日，而“武街城”为一县名。

综上，唐代“街”语义由交通通道扩展为行政、社会与文化空间：既是城市骨架，又是宗教仪式与市民生活的舞台，其象征性用法使“街”成为唐代都市文化的重要意象，标志中古汉语城市词汇体系的成熟与社会功能的多元化。

4. CCL 语料库中五代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92 条。数量虽较唐代锐减，但语义系统趋于定型化与生活化，反映出“街”在城市秩序转型与社会结构变动中的语义收缩与功能转向。先看典型用例：

(36) 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日有所得焉。(《开元天宝》)

(37) 过在街坊，不听打鼓。(《敦煌变文集新书》)

(38) 应是街坊相屈唤，无论高下总来听。(《敦煌变文集新书》)

五代语料分为六类：“街道”义 76 例（例 36），“街名”义 9 例（御街、天街、香街等），“街区与市集”义 7 例（例 37、38）。整体上，“街”的语义由唐代的制度化、象征化转向平民化、生活化，呈现由“礼制空间”向“社会生活空间”的过渡。例（36）“街渠”表明“街”仍是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中心；“巡街历巷”“倚街傍巷”等搭配增多，显示其语义更趋生活化。例（37）“过在街坊，不听打鼓”中“街坊”指居住区划；例（38）“应是街坊相屈唤，无论高下总来听”则转指邻里群体，即“街”语义由空间向社会共同体的延伸。“御街”“天街”延续礼制象征，“香街”则兼指佛寺前街与歌舞场所，显示出城市文化的世俗化；“街中”“街东”等方位结构及“两街”“六街僧录”等数字结构沿袭制度化用法。

总体而言，五代“街”保持城市空间核心地位，同时语义重心下移至民生领域，呈现由制度向生活、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化趋势。“街坊”“街市”等用法的兴起，标志城市语言的世俗化，并为宋代市民语汇的发展奠定基础。



5. CCL 语料库中北宋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1123 条，显示“街”在北宋社会生活、行政制度及文学描写中已成为最核心的城市语汇。

- (39) 又有盘街叫卖。(《梦粱录》)
- (40) 以东街北赵十万宅街。(《东京梦华录》)
- (41) 其街坊肉铺，各自作坊，屠宰货卖矣。(《梦粱录》)
- (42) 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东京梦华录》)
- (43) 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梦粱录》)

北宋语料共 1123 条，分为五类：“街道”义 685 例，“街名”义 290 例，“街坊与市集”义 98 例，“地名”义 48 例，其余 2 例。总体上，“街”的语义在北宋达到成熟，兼具行政、经济与社会生活功能，即城市由“礼制中心”向“民生中心”的转变。“街坐巷宿”“盘街叫卖”（例 39）等结构表明“街”由空间实体转为社会活动场域。

“街名”义显著增多，例（40）“东街北赵十万宅街”是以人名、地标、商业命名的趋势，“朱雀街”“药市桥街”等广泛出现，街名体系多元化，折射商业繁荣与社会开放。

“街坊”义进一步社会化。例（41）“其街坊肉铺，各自作坊”，例（42）“街坊妇人斟酒”，例（43）“街坊以食物沿门歌叫”显示街坊已成为生产、生活与交往共同体。坊墙崩解、夜禁废弛，使“街”取代“坊”，成为城市生活的核心单位。

此外，“街+方位”（如“街东”“街心”）与“数字+街”（如“十字街”“六街”）结构频见，空间表达更精细；“左街使”“街吏”“街判司”等称谓表明“街”仍具行政职能。综上，北宋“街”的语义由制度空间扩展为社会生活空间，兼具交通、商业、行政与文化象征功能，成为中古城市词汇系统的高峰与民生化转型的标志。

中古时期“街”的使用情况详见表二。

表 2 中古时期“街”的用例

时期	用例数	比例	主要语义类型
六朝	62	3.1%	“街道” 28 例，占 45.2%； “街名” 14 例，占 22.6%； “地名” 13 例，占 21.0%； “抽象象征” 5 例，占 8.1%； “街与市并举” 1 例，占 1.6%； “聚居区” 1 例，占 1.6%
隋	3	0.2%	“街道” 1 例，占 33.3%； “街名” 2 例，占 66.7%
唐	713	35.8%	“街道” 499 例，占 70.0%； “街名” 155 例，占 21.7%； “街区与市集” 54 例，占 7.6%； “地名” 4 例，占 0.6%； “星宿” 1 例，占 0.1%
五代	92	4.6%	“街道” 76 例，占 82.6%；

时期	用例数	比例	主要语义类型
			“街名” 9 例，占 9.8%； “街区与市集” 7 例，占 7.6%
北宋	1123	56.3%	“街道” 685 例，占 61.0%； “街名” 290 例，占 25.8%； “街坊与市集” 98 例，占 8.7%； “地名” 48 例，其他 2 例
合计	1993	100%	—

综上，中古时期（六朝至北宋）“街”的语义体系逐步丰富，由表示“城市主干道路”的具体空间词，扩展为兼具行政、宗教、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综合性语汇。六朝时期确立核心义并萌生象征化；隋代出现地名化与层级化；唐代语义发展最盛，形成多功能体系；五代趋向生活化与民间化；北宋则使“街”完全融入市民社会与日常生活。此阶段“街”实现了从“物理通衢”到“社会公共空间”的语义跃迁，奠定了后世城市语言的发展基础。

（三）近古时期（南宋—清）“街”的用例分析：

从 CCL 语料库搜索情况看，近古时期（南宋、元、明、清）的语料数量和分析如下：

1. CCL 语料库中南宋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364 条。先看典型例句：

（44）蓬头赤脚，街头巷尾打无为。（《全宋词》）

（45）汝且作街坊过夏。（《五灯会元》）

（46）俨新妆、深出云街。（《全宋词》）

南宋语料共 364 条，可分为四类：“街道”义 225 例，“街名”义 101 例，“街坊与市集”义 36 例，“星宿”义 2 例。整体上，“街”在南宋延续北宋的生活化语义，并进一步发展审美与哲理化象征，呈现从“社会空间”向“审美空间”的转型。例（44）“街头巷尾打无为”显示“街”已超越地理意义，融入禅宗语境，象征尘世修行；“柳陌花街”“锦街香陌”“斜街曲巷”等组合频见，展示了都市繁华与语言诗化。“街坊”义在禅宗语录中抽象化，如（45）“汝且作街坊过夏”，已不指邻里，而象征尘世与修行之所，体现“佛法不离世间觉”的思想。“街+方位”与“数字+街”结构如“南街”“街心”“十字街”“九街”等频见，既具空间功能，又富象征意味。动词化、形容化用法如“满街”“喧街”“绕街”“卧街”等增多，说明“街”已成为可感、可参与的生活与情感场域。“街名”义大量出现，“凤街灯照蕊珠筵”“玉梅街腊传香”表现节庆与宫廷气象；例（46）“深出云街”则象征仙境化意象。“御街”“天街”等由实指转化为文学象征，尽显城市意象的审美升华。

综上，南宋“街”的语义在生活化基础上趋向审美化与象征化，既表现都市文化的繁盛，又承载禅宗哲理与诗意象征，完成了从“社会生活空间”到“审美哲理空间”的语义跃迁。

2. CCL 语料库中元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877 条。先看典型例句：

- (47) 又何须去拽巷也波啰街。(《全元曲——杂剧》)
- (48) 状元今日欲游街。(《全元曲——戏文》)
- (49) 遍花街请到娼家女。(《全元曲——杂剧》)
- (50) 乘着丈夫上街。(《玉堂春落难逢夫》)
- (51) 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朴通事》)
- (52) 俺众街坊牵羊担酒。(《全元曲——杂剧》)
- (53) 壶中箭插街钢铁。(《全元曲——杂剧》)
- (54) 俺嫂嫂近日来兄弟行街崇添一倍儿亲。(《全元曲——杂剧》)

元代语料共 877 条，分为四类：“街道”义 489 例，“街名”义 81 例，“街区市集”义 281 例，其他用法 26 例。整体上，“街”的语义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口语化、戏曲化、市民化，成为杂剧、话本及民俗生活中的高频核心词，语义由“社会空间”发展为“表演—仪式空间”。例(47)“拽巷也波啰街”属俗语，“街”语义虚化、动感化，常见于戏曲对白中，形成节奏性表达。例(48)“游街”兼指科举庆贺与刑罚示众，也就是“街”作为公共仪式场所的双重功能；“花街柳陌”“柳街”等成为风月场所的代称(例(49))，显示都市文化的世俗化与行业化。“满街”“当街”“串街走巷”等短语则呈现日常生活与叙事动态化特征。“上街”“街头”“街心”等结构语法化明显，其中“上街”一方面等同“赴市”之意(例(50))，另一方面作为地段称谓与“下街”对举，语义明确且分层细致。数量结构如“一街”“十字街”“丁字街”更趋成熟。“街名”义增多，例(51)“丁字街”表示城市布局的精细化；“街坊”义回归“邻里共同体”，例(52)“俺众街坊牵羊担酒”展现真实生活中的人际网络与社会互助，取代南宋禅宗语境中的象征义。此外，例(53)“街钢铁”中“街”作形容词，例(54)“行街”作动词，这说明语法扩展与行为化倾向。制度性称谓如“街吏”仍见但已式微。

综上，元代“街”语义生活化与表演化并行，兼具社交与仪式功能，完成由“城市生活空间”向“表演与交往空间”的转化，标志汉语“街”由制度性、地理性向市民性、行为化的演变高峰。

3. CCL 语料库中明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1673 条。先看典型例句：

- (55) 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水浒传》)
- (56) 搬到锦衣卫街背巷子居住。(《醒世姻缘传》)
- (57) 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日知录之馀》)

明代语料共 1673 条，其中“街道”义 1073 例，“街名”义 261 例，“街区市集”义 292 例，“其他”47 例(多为地名)。整体上，明代“街”的语义延续宋元传统，呈现出“制度化与市民化并行”的特征，表明行政与生活两种语域的共存。“街道”义居主位，与“巷”“路”“市”“衢”等并列形成“街巷”“街衢”“街市”等结构。例(55)“倒街卧巷”以及“花街柳巷”分别体现口语化与情感化特征，前者带贬义，后者成为风月场所的固定代称。明代白话中“上街”“沿街”“当街”“大街上”等高频出现，显示“街”已转化为动态生活空间，承载购物、行走、观赏等市民活动。“街坊”“街邻”“街里人家”等

常用于指邻里群体与社区关系，显示“街”已成为基层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街名”义呈制度化趋势，多以官署、行业或方位命名，如例（56）“锦衣卫街”“太仆寺街”“抱剑街”“朝天街”等，既具行政区划功能，又表明行业分布与城市组织特征。“街区市集”义反映经济繁荣与管理制度化。例（57）“校勘街市斛斗秤尺”显示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京师街市”“南北街市”等词用于描述商业活动，这是“街”由道路义向经济空间的延伸。“街坊”义社会化明显。

从社会生活层面看，“街”是明代市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场所，兼具居住、经济、娱乐、交往、宗教与惩戒等多重功能。人们“居于街上”“临街而居”，可“租房”“设店”“买卖”“游街”，街因此成为连接个体与城市的空间纽带。街上“客店”“茶坊”“酒楼”“妓院”等设施遍布，构成消费与社交的公共空间；“卖卦”“乞讨”“卖身”“看灯”“看榜”等活动展现其生计与民俗功能。常见“在街上闲走”“沿街传说”“满街看灯”等表达体现城市生活的开放与流动性，而“骂街”“打街骂巷”等用语则揭示其作为舆论与情绪宣泄空间的公共性。

综上，明代“街”的语义由通衢扩展为综合性社会空间：既是居民日常与商业活动的核心场所，又是行政与市场管理的单位。它既说明国家秩序的制度化，又承载市民社会的活力与自治，标志“街”在汉语语义史上完成了从“通行之路”向“社会生活与制度空间”的历史转型。

4. CCL 语料库中清发现与“街”有关的语料有 3674 条。先看典型例句：

（58）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小五义》）

（59）有雨一街泥。（《文明小史》）

（60）见东西有一道街。（《彭公案》）

（61）叫街坊邻居知道。（《彭公案》）

清代语料共 3674 例，其中“街道”义 2557 例，“街名”义 642 例，“街区市集”义 460 例，“其他”15 例（多为地名，如“街亭”“金街镇”）。总体上，清代“街”的语义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并高度定型，形成兼具生活、行政、经济与舆论功能的综合语义体系，标志城市语言体系的成熟。

“街道义”最为突出，与“巷、衢、道、路、陌”等道路词密切搭配，如“街巷”“街衢”“街道”“街路”等，构成以“街”为核心的道路词族。典型如“大街小巷”“街谈巷议”“塞巷填街”等，语义由具体通路扩展为社会空间与舆论场。动词结构如“当街”（例 58）“穿街过巷”“走长街过短巷”表明街道的流动性与叙事功能。制度上，“街道”已成为正式管理单位，如“街道厅”“巡捕街路”等，展示近代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

形态上，清代街道表达极为丰富：有“大街、小街、长街、直街、横街”等按尺度与走向的分类，方位与数量搭配（如“街头、街心、前街、后街、十字街”）使“街”由线性通路转为可计量、可定位的空间单位，也有“满街灯火”“一街泥”（例 59）“有雨一街”等描述街况的动态结构。此外，还有类似“一条街”的数量名的结构，如“一道街”（例 60）



“街名义”高度发达，主要包括四类：

- a. 官署/城门+街（如“正阳门大街”“阜成门大街”），构成城市主干系统；
- b. 寺庙+街（如“卧佛寺街”“保安寺街”），表明宗教空间的城市组织作用；
- c. 行业/物产+街（如“皮市街”“估衣街”“牛街”“唐人街”），即商业分区与族群聚落；
- d. 外来街名与使馆街（如“吉尔斯街”“使馆街”），表现近代外侨与外交语境。

“街区市集义”主要表现在“街坊”“街市”。“街坊”既指街段、街区（如“走过几处街坊”），又指邻里群体（如“街坊邻居”“老街坊”），此期“街坊邻居”搭配正式定型。“街市”义达高峰（近 200 例），既指交易场所，也指舆论与流言的集中空间，如“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市街”“大市街”等用法则强化商业属性。

在社会生活层面，“街”已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

- a. 居住空间：“寓居镇江南门外直街聚龙客店”；
- b. 商业空间：“上街买卖”“街铺俱已睡静”；
- c. 游乐空间：“游街看庙”“街上看热闹”；
- d. 宗教与乞讨空间：“沿街乞讨”“街石上撞头化缘”；
- e. 惩戒空间：“游街示众”“游街夸官”。

同时，“街谈巷议”“骂街”等表达仍频现，显示街的公共性与舆论功能；而“街坊团练”“街坊口碑”等又说明基层自治与互助。

总体而言，清代“街”的语义系统在规模与复杂度上达至高峰。一方面，“街道义”通过固定搭配与语法化形式（量词化、重叠式等）构成精细的城市空间表达；另一方面，“街名”“街坊（街坊邻居）（例 61）”“街市”共同描绘出行政、经济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城市图景。

清代的“街”由通衢名词发展为表征城市社会的核心词汇，完成了从“物理道路”向“社会、制度和文化空间”的语义转型，奠定了近代汉语中“街”的现代语义格局。

近古时期“街”的使用情况详见表三。

表 3 近古时期“街”的用例

时期	用例数	比例	主要语义类型
南宋	364	5.5%	“街道” 225 例，占 61.8%； “街名” 101 例，占 27.7%； “街坊与市集” 36 例，占 9.9%； “星宿” 2 例，占 0.5%
元	877	13.3%	“街道” 489 例，占 55.8%； “街区与市集” 281 例，占 32.0%； “街名” 81 例，占 9.2%； “其他” 26 例，占 3.0%

明	1673	25.4%	“街道” 1073 例，占 64.1%； “街区与市集” 292 例，占 17.5%； “街名” 261 例，占 15.6%； “其他” 47 例，占 2.8%
清	3674	55.8%	“街道” 2557 例，占 69.6%； “街名” 642 例，占 17.5%； “街区与市集” 460 例，占 12.5%； “其他” 15 例，占 0.4%
合计	6588	100%	—

近古时期（南宋至清）“街”的语义在生活化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与定型，经历了由“社会空间”向“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化演变。南宋时期“街”在延续生活语义的同时趋向审美化与象征化，成为诗意与禅理的意象；元代则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与戏曲化倾向，“街”由生活场所转化为表演与仪式空间；明代形成“制度化与市民化并行”的格局，既是行政与商业单位，又是市民生活的核心舞台；清代语义体系最为成熟，“街道、街名、街市、街坊”构成完整系统，涵盖居住、经济、娱乐、宗教与舆论等多重功能。整体而言，近古时期“街”实现了从“城市道路”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综合空间”的语义定型，标志汉语“街”语义体系的近代化完成。

（四）小结

以上分别考察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街”的用例分布与搭配情况，见表四。

表 4 “街”在三个历史阶段中的用例

历史阶段	时期	用例数	占总用例比例
上古时期	周一东汉	36	0.4%
中古时期	六朝—北宋	1993	23.1%
近古时期	南宋—清	6588	76.5%
合计	周一清	8617	100%

从表 4 可以看出，“街”的用例数量在历时发展中呈现明显增长趋势。上古时期用例极少，仅占 0.4%；中古时期明显增加，占 23.1%；近古时期则大幅增长，占 76.5%。这说明“街”在宋以后逐渐成为高频、稳定且功能多元的城市语汇。

总体来看，“街”的历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上古时期为语义萌芽阶段，“街”以“城中主干道”为核心义，兼具“市朝”“通达”等义，体现早期城市道路的制度化与公共属性；中古时期为系统化阶段，“街”逐渐构成道路词的层级体系，并在唐宋时期发展为行政、宗教与市民生活的核心空间，北宋“坊墙崩解”后，“街”取代“坊”，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心词；近古时期则为语义扩展与定型阶段，南宋趋向审美化与哲理化，元代呈现口语化与戏曲化，明代制度化与市民化并行，至清代形成由“街道”“街名”“街坊”“街市”等构成的密集城市语汇网络。



在总体用例增长的基础上，“街坊”“街区”“街市”等社会生活空间类用法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本文将“街坊”“街区”“街市”等与社会生活空间密切相关的用法合并统计，比较其在宋以前、宋代及元明清时期的分布情况，见表五。

表 5 宋前后“街坊/街区—市集类用法”的增长情况

阶段	时期	“街”总用例数	街坊/街区—市集类用例数	比例
宋以前	上古至五代	906	63	7.0%
宋代	北宋、南宋	1487	134	9.0%
元明清	元、明、清	6224	1033	16.6%
宋以后合计	北宋至清	7711	1167	15.1%

从表五可以看出，宋以前“街坊/街区—市集类用法”数量较少，整体仍处于萌芽和零散出现阶段；宋代以后，“街坊”“街市”等用法逐渐稳定，并开始表现出较明显的社会空间意义；至元明清时期，此类用法进一步大幅增加，成为市民生活、商业活动和公共交往中的重要语汇。总体而言，宋以后相关用法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长，比例上也明显提高，说明“街”由道路义向社会生活空间义的扩展具有较清楚的量化依据。

五、结论

本文以“街”为核心研究对象，在“道路”语义场的框架下，结合辞书训诂与 CCL 语料库共 8617 条历时用例，对其从史前路径到清代语义定型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发现，“街”的语义演化呈现出从自然路径到社会、制度和空间的多层次发展轨迹，既表明语言内部的演变规律，又表现了中国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面貌。

“街”的语义起点可能源自“蹊”，即“人兽践踏成径”的原始道路概念。其语义经历了由“野外小径”到“制度化的四通大道”的放大与规整过程，《说文》的解释“正是这一语义演变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街”的语义沿三条主线展开并相互交织：其一是“道路本义线”，从乡间小径发展为城中主干道，并逐步形成“街头、街心、一街泥”等可计量、可分段的空间单元；其二是“专名化线”，由普通名词演化为地名语素，出现“城门+街”“寺庙+街”“行业+街”“外来名+街”等命名模式；其三是“公共空间线”，由“通路”引申为“市集、街市、街坊、街谈巷议”等社会活动场所，完成从“可行之路”到“可聚之所”的语义转变。这三条路径的演变过程与董为光（2004）提出的词义发展机制相契合：首先，“街”的早期由“蹊”到“四通大道”的转变，是典型的相关联想；其次，其道路义在不断扩展中，体现了语境渗入的作用，使新的功能固化为义项；再次，“街”的道路名义属于语义专名化的结果。在具体地理语境中，街道作为城市中最显著的空间标识，被频繁用来指称具体地点，这种语境附着逐渐使“街”由普通名词义分化为地名构成要素，正是董为光所说的义点独立与语境渗入的双重作用；最后，“街”的市集义则是相关联想与语境渗入的叠加结果，大道因交通便利而自然成为集市场所，并在长期使用中固化为“市朝、街市”的专称。由此可见，“街”的语义演变可分为“四通大道（道路）—道路名（专名）—市集（公共空间）”三个主要方向，其过程既遵循汉语词义发展的普遍类型，也与古代社会的城市制度、

经济活动和空间格局紧密相关。

从历代文献中“街”的搭配和使用看，作为主要义项的“道路”而言，其包括单用或与其他形式搭配使用的情况。或者如“‘街’与‘巷’‘衢’‘路’‘道’等道路词并举”，且呈二字词或四字词的凝结趋势，并逐渐丰富化；“街+动词”的形式，如“拦街”“卧街”等；“街+形容词”，如“大街”“直街”“长街”等；“街+官职”，如“街使”“街吏”“左街道录”等；“街+方位”，如“街上”“街前”“街南”等；“街+身体部位”，如“接头”“街尾”“街心”等；“街+数字”，如“半街”“一街”“六街”；“街+数量词”，如“一条街”“一道街”，“街”还可做量词使用，如“一街泥”等。此外，还有“街名”义，如“槁街”“铜（驼）街”“朱雀街”等。“街区市集”义下的“街坊”“街坊邻舍”“街里”“街市”等。此外，还有包括用作“地名”或星宿名的其他意义。可见，这些搭配的逐渐丰富与多样，同时部分僻义的消失，如上古的“通”义，均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既符合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与语言的演变发展相符。

从历时发展看，“街”的语义经历了萌芽、系统化、扩展与定型三个阶段。上古时期，“街”以城中主干道为核心义，并兼具“市朝”“通达”等义；中古时期，“街”逐渐进入道路词层级体系，并在唐宋时期发展为行政、宗教与市民生活空间；近古时期，“街道”“街名”“街坊”“街市”等共同构成较完整的城市语汇网络，最终形成近代汉语中“街”的基本语义格局。尤其是宋以后，社会空间类用法在数量和比例上均明显提高，进一步说明“街”由物理道路向市民社会空间的演变具有可量化的语料依据。

总体而言，“街”的语义演变过程，经历了从“蹊径”到“街道”、从“道路”到“社会空间”、从“市井”到“文化象征”的多级转变。通过“街”的历时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语如何将“空间概念”社会化、文化化，使其成为承载制度、经济与入情的语言符号。明清时期的定型，标志着“街”在汉语语义史上完成了从物理通路到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综合空间的最终转化，成为现代城市语汇体系中最具公共性与象征性的核心词之一。

参考文献

- 包智明. 说“道”. [J]. 语言科学, 2008(1): 26-38.
- 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董为光. 汉语词义发展基本类型.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
-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海啸. 上古汉语“道路”词汇系统探析. [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2): 90-96.
- 黄金贵, 主编. 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 黄树先. 说“径”. [J]. 汉语学报, 2009(4): 2-15.



- 黄树先. 比较词义探索.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 金理新. 汉藏语系核心词.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 孔鑫颖.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曲阜街巷道路名称研究.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5(3): 50-63.
- 李宁. 上古汉语交通词汇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 李圃. 古文字诂林.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柳慧. 有关交通的传承语素构词与国际中文词汇教学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2.
- 马叙伦. 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毛继光, 秦玉芳. “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英“路/road”隐喻对比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1): 18-22.
- 邱丽佳. 先秦至隋几组常用词的演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0.
- 沙加尔. 上古汉语词根. [M]. 龚群虎,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 章太炎全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王凤阳. 古辞辨.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 王华. 五组常用词演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11.
- 王珂悦. 现代汉语“道路”范畴词汇的语义认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3.
-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王力. 古代汉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王力, 编. 王力古汉语字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王念孙. 广雅疏证: 附索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王永超. 曲阜市城区街巷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J]. 西安社会科学, 2009(4): 143-145.
- 汪维辉. 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吴安其. 历史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吴宝安. 西汉核心词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吴丹. 上古汉语“道路”类词语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广州: 广州大学, 2013.
- 吴瑾萱. 英汉“路”的隐喻认知对比. [J]. 海外英语, 2020(23): 251-252, 262.
- 许慎, 撰; 徐铉, 校定. 说文解字附检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詹卫东, 郭锐, 谌贻荣.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CCL 语料库. [DB/OL]. 2003[2025-07-21].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 张博. 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张道俊. 说文段注“叠韵为训”论.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1(6): 32-34, 38.
-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M]. 第2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郑张尚芳. 华澳语系同源词根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4.
- Evans N. Semantic typology. [C]. In: Song J J,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04-533.

Greenberg J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C]. In: Greenberg J 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73-113.

Koptjevskaja-Tamm M. Approaching lexical typology. [C]. In: Vanhove M, ed. From Polysemy to Semantic Change: Towards a Typology of Lexical Semantic Associatio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3-52.

Ullmann S. Semantic universals. [C]. In: Greenberg J 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217-262.

Author Information (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HUANG MINGWEI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 Degree (Chinese Philology)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Walailak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Teaching - Chinese Linguistics
	Address (地址): Walailak University 222 Thaiburi, Thasala District, Nakhonsithammarat 80161

